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高老头

Le Père Goriot

[法] 巴尔扎克 著
远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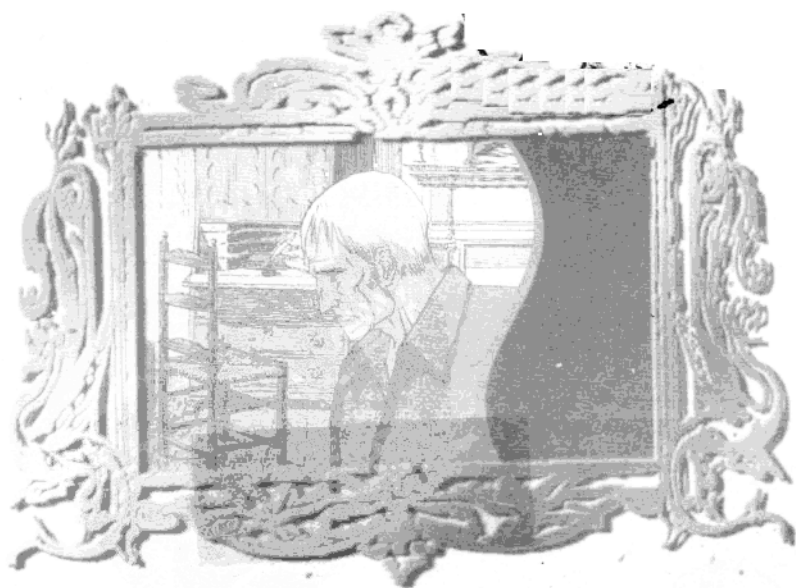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高老头

Le Père Goriot



责任编辑：戈戈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王 玮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高 老 头

[法]巴尔扎克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3)
1. 伏盖公寓的房客们	(5)
2. 高老头艳福不浅	(13)
3. 寄宿生欧也纳	(18)
4. 公寓怪事多	(21)
5. 欧也纳碰壁	(32)
6. 上流社会的表姐	(38)
7. 女婿是什么	(46)
8. 父母是“金船”	(52)
9. 伏脱冷道破天机	(61)
10. 包厢穿梭行	(69)
11. 贵妇人的钱包	(81)
12. 维多莉小姐	(89)
13. 暗探与奸细	(95)
14. 百万遗产	(100)
15. 决斗	(107)
16. “鬼上当”被捕了	(116)

17. 没有不散宴席	(121)
18. “我不是外人啊!”	(125)
19. 女人的名誉	(133)
20. 向老爸榨油	(137)
21. 可怜天下父母心	(150)
22. 跳舞	(157)
23. 高老头快死了	(165)
24. 女儿的头发	(175)
25. 集资代葬	(183)

内 容 提 要

《高老头》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初的巴黎。

座落在巴黎郊区的伏盖公寓里，住着穷大学生拉斯蒂涅、苦役监逃犯伏脱冷、面粉商高老头，被赶出家门的泰伊番小姐、老处女米旭诺等人。高老头在公寓里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每逢开饭的时候，大家都要拿高老头开心。

刚进公寓时，高老头住在一套上等的房间，老板娘常向他搔首弄姿，想嫁他做个阔太太。可第二年，他就要求换一套次等房间，冬天都不生火取暖。有两个贵妇人经常来看他，人们认为高老头有了艳遇。其实贵夫人是他的两个女儿。

三年之后，高老头提出换到最低等的房间里居住，他的家中，值钱的东西不见了，人也越来越瘦，活像一个可怜虫。

拉斯蒂涅是从外地来巴黎的读书的学生，他不甘心贫穷，一心一意想挤入上流社会，经人引荐，结识了地位显赫的鲍赛昂夫人——他表了又表的“表姐”。在舞会上通过“表姐”又认识了几位贵夫人。

钮沁根太太向高老头哭诉丈夫剥夺她的产权。另一个贵妇人也来了，她哭着告诉父亲和妹妹，丈夫卖掉了昂贵的项链为情人还债，她的财产被丈夫夺走了，高老头受到巨大的打击，他已无力再帮助女儿了，由于想到死，直往墙上撞去。鲍赛昂

夫人决定去乡下生活，以告别灯红酒绿的上流社会。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她的丈夫娶了一个有钱的小姐、抛弃了她。鲍赛昂夫人举行告别舞会，场面壮观，赶会者云集。两个贵妇人女儿为出席盛会，置办服装，又去找高老头要钱。

可怜的高老头快要咽气了，他多么希望女儿能来见他最后一面，拉斯蒂涅派人去请她们，可她们始终没有来。拉斯蒂涅看着高老头闭上眼睛，只能“代办”丧事。

高老头靠买卖面粉起家，中年丧妻，所以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他为了让女儿挤入上流社会，从小让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在她们出嫁时，给了她们 80 万法郎的陪嫁。大女儿嫁给了雷斯多伯爵，小女儿嫁给了银行家纽沁根。高老头原以为，自己理所应当受到尊重，谁想，女婿们认为他做面粉生意有伤他们的尊严，对他冷漠起来。为此高老头不惜出卖财产，又分给女儿，以获得她们的欢心，而自己搬进了伏盖公寓。

拉斯蒂涅急于爬进上流社会，决定找一个贵妇人做情妇。他注意上了纽沁根太太。伏脱冷对拉斯蒂涅的心思了如指掌，为此他告诉拉斯蒂涅去追求泰伊番小姐，只要答应他的条件，他可以叫人杀死泰伊番小姐的哥哥，从而继承财产。当拉斯蒂涅发现纽沁根太太经济上完全被丈夫控制着，便转向泰伊番小姐调情了。

伏脱冷让人寻衅与泰伊番的哥哥决斗。他的这一计划被警察当局识破，并发现了他原来是一个“苦役犯”，并活捉了他。

泰伊番小姐的哥哥在决斗中死亡。

拉斯蒂涅目睹人间这一幕悲剧，决心不择手段地进入上流社会。

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79 - 1850), 十九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出生于法国都兰地区图尔市的一个市民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博览群书, 经常沉浸在一些玄妙的抽象哲理思考中。

中学毕业后, 按父亲的意愿, 他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 一面在法学院学习, 一面在文学院听课, 同时还进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自然学课后, 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19年, 巴尔扎克从法学院毕业。他不顾父母的反对, 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最初, 他的处女作诗剧《克伦威尔》没获得成功, 但他并没有失望。

为保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他决定暂时弃文从商。但四年的商海沉浮, 让他尝够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的苦楚, 最后, 他又重新一头扎进创作中。

1829年的长篇历史小说《舒昂党人》使他初露头角。

1830年, 巴尔扎克进入创作高潮, 他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 接连发表了小说数十篇, 篇篇引人瞩目, 到《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问世, 巴尔扎克是名满全国, 享誉欧洲的大

作家了。

从 1829 年到 1849 年，巴尔扎克为他的《人间喜剧》整整奋斗了 20 个春秋。

经年累月的超负荷脑力劳动和过量的咖啡摧毁了他的健康。1850 年 8 月 18 日，巴尔扎克病逝，终年 51 岁。

送葬队伍绵延好几条大街，几乎望不到头。

1. 伏盖公寓的房客们

四十年来，巴黎拉丁区与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有一所带客饭的公寓，大家称为伏盖家的这所寄宿舍，是伏盖太太经营的。在这里男女老少，一律招留，从来没有为了风化问题受过飞短流长的攻击，三十年来并没有单身姑娘寄宿；只有家庭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的一些青年男子才住到这儿来。

公寓座落在圣·日内维新街下段，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一切都黯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屋子跟圣·日内维新组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

本区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座子上有两句模糊的铭文：

现在是，曾经是，或者将来是。

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长春藤把那座界墙统统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格外显得清幽，引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成为她和房客聊天的话题。

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屋之后是一个 20 尺宽的院子：猪啊，鸭啊，兔子啊，和和气气的成为房客的邻居；院子里的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厨娘为了避免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从门里扫到街上。

客厅侧面通到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道，房内地板很坏，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地位糊着上油的花纸。

公寓散发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

早上七点左右，公寓热闹起来，伏盖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先行出现，它跳上食器柜，把好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呼啊呼啊的做它的早课。不久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拖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中央耸起一个鸚鵡嘴般的鼻子，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不觉得难受。她的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

脸孔。50岁左右的伏盖太太夫家姓伏盖，娘家姓裘弗冷，跟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精打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象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地讨便宜，房客们却说她骨子里是个好人，他们听见她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便相信她真穷。

伏盖先生当初是怎么样的人，她无一字提及。他怎样丢了家私的呢？她回答说是遭了恶运。他对她不好，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眼泪，这所屋子好过活，还有给了她不必同情别人灾祸的权利，因为她说，她什么苦难都受尽了。

一听见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胖子厨娘西尔维赶紧打点房客们的中饭。一般寄饭客人通常只包每月30法郎的一顿晚饭。

在这儿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屋最好的两套房间，伏盖太太住了小的一套，另外一套住着古的太太，她过世的丈夫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维多莉·泰伊番小姐，把古的太太当做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1800法郎。

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分别住着一个姓彼阿莱的老人，和一个年纪四十上下，戴假头发，鬓脚染黑的男子，自称为退休的商人，伏脱冷先生。

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米旭诺小姐住了一间；从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叫做高老头的，住了另外一间。

其余两间预备租给候鸟，那些只能付45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可是伏盖太太不大乐意招留这种人，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安古兰末乡下到巴黎来读法律的青年，欧也纳·特·拉斯蒂涅。他是那种因家境清寒而不

得不用功的青年，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期望，自己在那里打点美妙的前程，考虑学业的影响，把学科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去拼搏一番。

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的两间卧房。

除了七个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旺季淡季统扯总有八个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和两三个住在近段的熟客，包一顿晚饭。每个房客拖着软鞋下楼，对包饭客人的衣著神气，隔夜的事故，毫无顾忌的议论一番。

这批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有同样的打算。三层楼的两位房客只付 72 法郎一月。这等便宜的价钱，只能在城郊地段找到。

老姑娘米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油腻的绿绸服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连怜悯之神也要为之一惊。身体只剩一把骨头，穗子零零落落象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披在一副枯骨上面。当初她一定也俊俏过来，有没有做过花粉生意？还是单单是个娼妓？她是否因为年轻的时候骄奢过度，而受到老年时路人侧目的报应？她自称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儿女们当做没有钱而丢在一边。老人给她 1000 法郎的终身年金，至今他的继承人常常为此跟她争执，说她坏话。虽然她的面貌被情欲摧残得很厉害，肌肤之间却还有些白皙与细腻的遗迹，足见她身上还保存一点儿“残缺的美”。

波阿莱先生差不多是架机器。他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象一个灰色的影子：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的抓着一根手杖，两条腿摇摇晃晃象赐醉了酒；上身露出白背心，枯草似的粗纱颈围，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缩小的？他当过什么差事呢？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经手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

也许他当过屠宰场收款员，或卫生处副稽查之类。

其中有两张脸跟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成为显著的对比。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虽则皮色苍白，带点儿病态，象害干血癆的姑娘；虽则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寒酸和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可是她的脸究竟不是老年人的脸，动作和声音究竟是轻灵活泼的。黄里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纤瘦的腰身体现出中世纪小雕像上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表现她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忍让。朴素而经济的装束勾勒出年轻人的身材。她的好看是由于五官四肢配合得巧。只要心情愉快，她可能非常动人。

她只缺少教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衣衫和情书。她的故事足够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自以为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让她留在身边，只给600法郎一年，又改变他财产的性质，以便全部传给儿子。维多莉的母亲在悲苦绝望之中死在远亲古的太太家里；古的太太便把孤儿当做亲女一样抚养长大。共和政府军需官的寡妇不幸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一无所有，可能一朝丢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财的少女，任凭社会摆布。好心的太太每星期带维多莉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忏悔一次，让她将来至少能做一个虔诚的姑娘。她爱她的父亲，每年回家去转达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每年父亲总是闭门不见。能居间斡旋的只有她的哥哥，而哥哥四年之中没有来探望过她一次，也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她求上帝使父亲开眼，使哥哥软心，毫无怨恨地为他们祈祷。

欧也纳·特·拉斯蒂涅纯粹是南方型的脸：自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动，姿势，都显出他是大家子弟，幼年的教育只许他有高雅的习惯。平常他只穿一件旧大褂，粗背

心；蹩脚的旧黑领带相得马马虎虎，象一般大学生那样打扮。

在两个青年和其余的房客之间，那四十上下，鬓脚染色的伏脱冷，正好是个中间人物。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他的低中音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刚配合，绝对不讨厌。他很殷勤，老堆着笑脸。什么锁坏了，他立刻拆下来修理，上油，挫一阵磨一下，装配起来。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好几次他借钱给伏盖太太和某些房客；但受惠的人死也不敢赖他的债，因为他尽管外表随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教人害怕。

他的日常生活是中饭后出门，回来用晚饭，整个黄昏都在外边，到半夜前后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百宝钥匙开大门。百宝钥匙这种优待只有他一个人享受。他待寡妇也再好没有，叫她妈妈，搂着她的腰，——可惜这种奉承对方体会得不够。老妈妈还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殊不知唯有伏脱冷一个人才有那么长的胳膊，够得着她粗大的腰身。他另外一个特点是饭后喝一杯葛洛丽亚，每个月很阔绰的花 15 法郎。但他似乎对社会抱着仇恨，挖苦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攻击它的矛盾，仿佛心底里密不透风的藏着什么秘密。

泰伊番小姐暗中偷窥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离不了这个中年人跟那个大学生。一个是精力充沛，一个是长得俊美，她无意之间受到他们吸引。他们知道没有力量减轻旁人的痛苦，而且平时叹苦经叹得太多了，互相劝慰的话也早已说尽。这些伤心人中最幸福的还算伏盖太太，高高在上的管着这所私人救济院。唯有伏盖太太觉得那个小园是一座笑盈盈的树林；事实

上，静寂和寒冷，干燥和潮湿，使园子象大草原一样广漠无垠。这些牢房是属于她的。她喂养那批终身做苦役的囚犯，他们尊重她的威权。哪怕她做出极不公道的事来，人家也只能忍受，不敢叫屈。

象学校或交际场中一样，饭桌上 18 个客人中间有一个专受白眼的可怜虫，老给人家打哈哈的出气筒，这是从前做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

69 岁的高老头，在 1813 年上结束了买卖，佳到伏盖太太这儿来。他先住古的太太的那套房间，每年付 1200 法郎膳宿费，那气派仿佛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都无所谓。伏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把那三间屋子整新了一番，添置一些起码家具，例如黄布窗帘，羊毛绒面的安乐椅，几张胶画，以及连乡村酒店都不要的糊壁纸。高老头那时还被尊称为高里奥先生。高里奥搬来的时候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都很讲究，表示这位告老的商人很会享福。18 件二号荷兰细布衬衫，教伏盖太太叹赏不置，面条商还在纱颈围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别针，中间系一条小链子，愈加显出衬衣料子的细洁。他平时穿一套宝蓝衣服，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纲格布背心，他的柜子装满许多家用的银器。什么勺子，羹匙，食品，油瓶，汤碗，盘子，镀金的早餐用具，以及美丑不一，有相当分量，他舍不得放手的東西。这些礼物使他回想起家庭生活中的大事。

伏盖太太那双喜鹊眼还瞥见一叠公债票，约略加起来，高里奥这个好人每年有 8000 到 10000 法郎的进款。从那天起，龚弗冷家的姑奶奶，年纪 48 而只承认 39 的伏盖太太，打起主意来了。虽然高里奥的里眼角向外翻转，又是虚肿又是往下掉，他常常要用手去抹，她觉得这副相貌还体面，讨人喜欢。

伏盖寡妇理想中的汉子应当精壮结实，能把全副精神花在感情方面。

每天早晨，多艺学校的理发匠来替高里奥把头发扑粉，梳成鸽翅式，在他的低额角上留出五个尖角，十分好看。虽然有点儿土气，但他穿扮得十分整齐。所以高里奥搬进伏盖太太家的那一天，她晚上睡觉的时候便盘算怎样离开伏盖的坟墓，到高里奥身上去再生。

她有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积起来的四万法郎，对谁也没有提过。当然，她觉得以财产而论，自己还是一个出色的对象。“至于其他，我还怕比不上这家伙！”